

# 中西钢琴音乐演奏美学的差异

蔡王冰

摘要：每个人的演奏都有其特点，不同的钢琴家的演奏风格也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中国与西方的钢琴家，本文通过举例，从“乐”和“艺”两方面对中西钢琴家的演奏美学作些许对比。

关键词：中西钢琴音乐；演奏美学；“乐”；“艺”

钢琴演奏是一门高深的艺术，它高雅而美丽，神秘而让人着迷。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钢琴家，他们为我们演绎了不计其数的音乐，这些音乐让我们为之感动、为之倾倒。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演奏都会给我们同样的感受以及感动。

钢琴演奏是音乐实践的一大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演奏者根据作品的文本理解和原创理解进行二度创作，因为，不同的演奏者对于曲谱的认识、理解都是不一样的，特别是来自不同国家的演奏者有着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他们对于作品的阐释也是不尽相同的。因此，即使是同样的一首肖邦作品，十位钢琴大师演奏出来的绝对是十个不一样的肖邦。本文以傅聪和霍洛维茨以及李云迪和基辛为例，对中西钢琴音乐的演奏美学差异进行些许对比。

## 一、“乐”

傅聪先生钢琴演奏的美有一种说不尽、道不明的味道，其演奏风格不同于任何一位钢琴家，因为他把中国的风韵带入了西方的钢琴音乐。傅聪从小就受到其父文学气息的熏陶，在其父亲教育观念的影响下，傅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得到提高，在钢琴演奏中将中国诗词的格律、诗经、文化观念等与西方钢琴音乐作品结合起来。<sup>[1]</sup>例如，傅聪先生在演奏德彪西《西风说的是什么》这首作品时，将钢琴曲与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联系起来，他说“杜甫的那首诗一开始‘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然后是艺术家不可或缺的humannity：‘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最后是好几个的fortissimo：‘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是何等伟大的心灵！”<sup>[2]</sup>所以傅聪先生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底蕴同西方的钢琴音乐精神结合起来，将西方的钢琴音乐发展到了另一个层次，创造出了充满中国书画风格的西方钢琴音乐，别有一番风味。

霍洛维茨，一位伟大的钢琴家，滚滚长流的音符是他代表性的声音。他的句子非常灵巧圆润，声部处理得非常清晰明了，好像是把钢琴转变成了声乐的大合唱或者是其他乐器的汇集。其音色丰富多彩，五颜六色，把钢琴这一金属乐器本身的局限性缩小到最小，从而让钢琴在他的手下产生了人声的柔美、流畅的音质，让人们为之倾倒。霍洛维茨坚持说：“最重要的是把钢琴从打击乐器转变成歌唱的乐器。唱歌的声音是有阴暗、色彩和对比形成的。秘

密主要在于对比。”<sup>[3]</sup>所以，有些时候，他会将极为浓郁的戏剧性音乐与穷凶极恶的狂放不羁的音乐交织在一起，使听众大为震惊。笔者认为，霍洛维茨的音乐魅力在于：他能将钢琴转化成一个大乐队，一个大合唱团；他能用他充满魔力的双手演奏出交响化的钢琴音乐；他能让打击乐器的钢琴流淌出清新柔美流畅的旋律。他的音乐出神入化，从第一个音就抓住了人们的心，让人无法不对他的音乐着迷。

## 二、“艺”

从“琴艺”上来说，以基辛和李云迪演奏的李斯特的《钟》为例，基辛在技巧上更注重强弱的对比，触键更为细腻，从曲子开头的八度就带着我们走进一种梦幻的意境，在八度结束地方的收尾则通过些许的放慢给人带来了些许悬念，让人意犹未尽，这体现出了他的敏感与细腻。而李云迪则在高音区把音色控制得比较充盈，对于踏板的运用，基辛的踏板比较简洁干净，李云迪则留得比较多一些，意在创造余音环绕的效果。在节奏上，基辛很注重重音的体现，他会在每四个十六分音符的第一个音符上给出一些重音，使得该曲子的演奏更有立体的效果，相比之下，李云迪也会对重音作出反应，但其处理不如基辛的处理干脆，多了些柔情因素。

总之，笔者觉得，每个人对于作品的演奏都是自己的情感特征的阐释，每个人对作品的理解不同，对生活的态度的不同，以及个人的性格特征的不同，甚至民族属性的不相同，都会直接影响到作品的二度创作，即钢琴作品的演奏。对于音乐的好坏，并没有一个合适的评定标准，更没有人能说了算。每位欣赏者都是根据自己的情感和审美需求来选取自己喜欢的钢琴家。

在看到西方钢琴音乐演奏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了我国钢琴演奏的进步。在提高技巧的基础上，更多地将本国的民族文化融入钢琴演奏艺术之中，这将是我国钢琴发展的一大特色。

注释：

[1][2] 参见傅敏《走出家书——与傅聪对话》，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第69页。

[3] 蔡馥如、约翰·贝尔·杨：《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的钢琴艺术》，《钢琴艺术》2005年第6期。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艺术学院）